

# 黄奇帆五论国有企业

■ 黄奇帆

我从五个方面就国有企业的发展和运行问题谈一些思考和认识：一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问题；二是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问题；三是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和资本投资问题；四是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的途径问题；五是当前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。

## 一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功能问题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》为国有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，也让我们进一步思考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存在的意义。一个总体的认识是，国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。具体来看，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具体功能主要有以下五点。

第一，国有企业在我国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建设和服务提供方面起着引领性、基础性作用。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的投资建设前期投入高、产出回报慢，不是短期市场行为，也不是急功近利者关注的重点。尽管现在已有一些基建项目可以通过PPP的方式吸引非公有经济参与，但相当一部分的基础设施、公共设施项目只能由国有企业来建设。例如，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，高铁项目的资金量很大，回报不会很高、很快，但高铁项目对于改善居民生活、拉动地区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。目前修建1000米高铁轨道需要15亿—2亿元，可能需要40—50年才能收回投入成本，操作中又必须由企业主体去承担回报周期这样长的项目，这时也只能由国有企业发挥其引领性和基础性作用。

第二，在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进入危机和艰难的时刻，国有企业是稳定力量和中坚力量。在国民经济局部领域发生危机之时，政府不能仅仅作为市场的旁观者、守夜人，也应当有所作为，发挥政府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协调作用。在危机时进场托底，危机过后择时退出，使危机中的企业摆脱困境、安然重生。当然，这样的协调工作有些不宜由政府直接参与操作，而由国有企业出面，采取一些准市场化的手段，往往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2018年，政府在解决舆论热议的民营企业质押穿透平仓问题时，国有资本就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第三，在落实宏观调控政策的时候，国有企业将是一股重要的杠杆传递力量。所有企业都要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，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的相关政策，这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是至关重要的。国有企业不仅能够遵守国家调控政策的纪律，同时还能够成为帮助政府将调控政策全面实施到位的重要杠杆力量，这种传递功能不容忽视。

第四，国有企业在国家财力上也扮演着“准政府”角色，甚至可以说是政府第三财政的一个重要财力来源。一般而言，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由三个部分组成：其一，预算内税收入，用于保障政府基本运行、公务员工资；其二，预算外基金收入，主要是土地出让金，用于保障日常建设需要；其三，国有资产预算收入。国有资产对地方财政的贡献往往有两种，一种是每年缴纳一定的利润给地方财政，也就是国有资产预算收入。目前，国有企业上缴利润的比例是20%，这个比例最初是10%，而再过几年可能要提高到30%，这是一个红利预算。除此以外，国有企业对地方政府还有另一种贡献——承担责任。比如某些投融资平台类国有企业会帮地方政府完成一些事，但地方政府有时并没有把资金给足，实际上是国有企业用自己的效益来进行冲抵的。这相当于，地方政府

既要做事，又要减少开支，国有企业替地方政府承担了一部分开支压力。在计算这类国有企业效益的时候，懂行的审计师会帮助国有企业算清这笔账，这部分效益损失实际上是对地方政府的一种支撑。

第五，国有企业是促进社会公平的一股重要力量。邓小平同志曾讲过，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，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。现阶段，发挥公有制经济的基础作用，也主要依靠国有资本的收益。

总而言之，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之一，并且在上述五个方面表现出了更为具体的功能。一方面，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，按照常规的生产经营、投入产出概念进行的各种基建投资、公共服务、技术改进、生产力发展，都需要国有资本的注入。另一方面，国有资本规模非常庞大，更应该利用资本市场的手段来进行资本运作，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应该是国有资本优胜劣汰的基本常态，应该成为国有资本健康发展的一个基本手段。换句话说，掌握着几十亿、上百亿甚至上千亿国有资本的企业管理者，除了考虑日常生产经营、采购影响等事情外，更重要的一点是抓好资本运营、资产重组，这对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、优化配置、更好地发挥五大功能会大有助益。

## 二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底线问题

我们国家几十年的改革开放，坚定不移地搞好国有经济，也坚定不移地搞活民营企业，这两个坚定不移是始终不渝的。在这两个“坚定不移”推动下，我们国家的民营经济从1979年20%的比例，上升到了现在的60%，我们经常说的非公经济在国民经济占比达到“5、6、7、8”，50%的税收、60%的经济比重、70%的研发投入、80%的劳动力就业数。

最近几年，经常有人讨论国进民退或者民进国退的问题，好像这几年民营经济的发展不够快，是不是国有企业、国有经济的比重发展得更快挤占了民营经济的比重。我这里想说的一个观点，这些都是误解，都是对数据逻辑理解得不确切、缺乏基本概念产生的一个误解。我认为，我们这么多年，不管是中央政府，还是地方政府，各级政府对支持发展民营经济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，是不遗余力的，是坚定不移的。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，民营经济一直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，不可磨灭的作用，不论是80年代、90年代，新世纪初代10年到现在，在这个立场态度上，我们党、我们国家始终是没变化的。

大家有时候会有一个感觉，比如广东省，他因为非公经济发展得很快。到2000年的时候你去查广东省GDP的数据，外资和民营等非公经济已经达到70%多的GDP，今天的广东省非公经济比重也是70%多。你是不是能得到结论，十几年下来广东省怎么非公经济比重上不去了？以前上的多，现在上的不多，是不是现在思路变了，不想发展非公经济了？错了，不是这么回事。如果以为非公经济比重可以从70%涨到80%多、涨到90%多才是正常的，我可以说在美国都做不到。

同样我们也可以看到，浙江的非公经济比重早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，他也是发展得很快的，浙江的非公经济占GDP的比重在80年代、90年代都是出了名的增长得快，到2000年之后它就到了7%，比广东省低一点，低两三个点。今天浙江省经过了十几年、二十年，是不是就变成了8%、9%呢？也不是，也是7%多一点。江苏省也是非公经济发展



“

国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基础之一，并且在五个方面表现出了更为具体的功能。

左右，是一个常态化的合理体系。

在我们的100里边有20是政府的量，国有经济、国有企业包括央企、包括地方国企，保持20%左右是必要的、是必须的。因为中国有“两个坚持”，国有经济公有制为主导、多种所有制并存，坚定不移地推动两种所有制共同发展，这是我们的宪法精神和基本路线决定的。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，当非公经济达到了GDP的60%的时候，大家不要以为还可以像20%、30%、40%时候的那种感觉，不断地把这个比例往上涨，涨到了60%还应该到70%，还应该到80%，否则就是国进民退了，否则就是对民营经济不够重视了，没有这回事。

讲这个话的意思，首先要确立一个公有制的概念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坚定不移地两种所有制并存、一起发展，绝不可能搞到公有制的企业比重连20%都没有。政府永远会有税收，永远会有个20%，还有80%都变成了非公经济？不可能的，也是不合理的，也是不应该的。因此，不管是混合所有制，还是资本运作重组，应该要有这个明确的概念。当今中国政府对非公经济的支持和推动可以说是诚心诚意、不遗余力的，而且非常快地推向极致、推向天花板，一下子就从20%推到了60%，40年推到60%，是不是再过40年推到100呢？那是幻觉。所以到了60%我不是说到天花板，比重绝对不增加了，以后涨到63%、65%也可能。总而言之，非公经济的步伐最重要的已经不在于占GDP的比重规模上把它扩大到60%、70%、80%、90%，而是在结构上，债务结构上、资产结构上把效益和质量搞上去。

同时，非公经济在国际竞争力上、在世界范围内的制造竞争上、在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上、在经营企业的国际竞争上要崭露头角，要发挥作用，把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，做强做大。

## 三、国有企业的资本运营公司和资本投资公司的定义问题

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的管理，提出了增强国有经济、国有企业的活力、控制力、影响力、带动力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目标。同时提出，国有经济的管理，要从管资产为主转化为管资本为主。这个管资本为主，在资本管理、资本运作上提出了两个命题，一个叫国有资本运营公司，第二个叫国有资本投资公司。在三中全会报告里讲了这两个概念。大家有时候望文生义，感觉资本运营公司、资本投资公司是差不多的意思，所以所有的国有企业，管你中石油、中石化，好像要加强资本运作的时候两个概念对他们都有用。要做大、做强、做好资本投资的时候，好像也是一回事，这里边就有一个对三中全会决定的这两个定义理解得不深、不透的问题。搞资本重组的人、搞资本运作的人，如果不理解这两个词重要的区别，基本上就是忽悠、就是好读书不求甚解的马大哈。资本运营公司、资本投资公司到底什么意思？大家要把定义搞清楚，因为这是资本重组、资本运作基本面、基础性的概念。

所谓资本运营公司，就是一个不举债运营的公司，有100亿资本金就做100亿资金的运作，这个公司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，因为它没有举债。如果你100亿资本却有200亿的贷款，这个公司总资产就是300亿了。所以它的总资产等于总资本。不举债，100年也不举债。所谓资本运营公司，就是不举债运营的公司。第二个概念，只投资，不参与被投资公司具体的人财物的管理。就像私募基金。私募基金拿了10个亿到某个公司投资，他不管这个公司的人财物，不管这个公司的子公司、孙公司的事，不会去管市

场、营销，或者去管这个公司的产品开发。这些是那个公司的事，私募基金只是一个财务投资者，所以资本运营公司本质上是一个财务投资者，跟私募基金差不多，你可以不叫基金公司，就叫投资公司。像淡马锡，有5000亿新元，差不多等于4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，他不举债，把这4000亿美元1/3投在美国、1/3投在欧洲、1/3投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。它投了资以后，不管你的具体的事。淡马锡到今天为止管着几千亿新元，相当于几万亿人民币的投资，全部公司总的员工人数800人，包括在全世界办事处的人，北京的、总部的、亚洲总部的，或者欧洲总部的，通通算在一起800人。如果我们按照常规，拿了几千亿美元投资了各种公司，如果人财物都是在管，包括员工也是你招来的，可能有几万人、几十万人。资本运作的公司，相当于一个财务公司、理财公司，哪怕拿了1000亿美元，可能只要1000人或者500人。一个人管2亿美元，就是这么在管。

中央讲的资本运营公司就是干这个活的，类似于淡马锡，类似于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，哪怕资金是国家的，但你是用的私募基金的管理方式。

巴菲特投资公司也是如此，也是一种运营公司。他投资的各种企业，投资在股票市场，投资在可口可乐，是不管可口可乐里的经营管理、人事管理的。你干的实在不好我把股票抛了走了。他也在董事会发表意见，进行审计和监督，资本运营公司是干这个活的。按这个目标，我们国家有300多万亿的国有资产（不含金融企业），资本金如果算个账有个80多万亿，是不是应该拿出10万亿甚至20万亿。人不用多，有非常高超的理财大师在这里边做基本的管理人员。这正是三中全会文件所提议、所期望的。

第二类，资本投资公司。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文本里讲到的资本投资公司就是指产业类的或者伞形控股类的公司。这类公司一般有三级。第一级是集团级。集团级负责资本运作，投资决策等等；第二级就是产品开发、市场竞争营销的子公司；第三级就是工厂，负责全面质量管理、劳动人事管理、职工运作管理，以及市场各方面安全的管理。就是说中石油、中石化，上面是集团，中间是各种各样的公司，到了基层就是很大很大的工厂。哪怕1万亿产值、2万亿产值、10万亿产值，也是在这么几个层次的框架里形成一个产业集团。第一级是资本运作决策层，中间公司级是盈利、销售、利润、管控的一个级，第三级是安全运行、保证质量的生产管理的一个层级。这样的产业类公司是分为三级的资本投资集团。还有一种是伞形公司。整个公司不是一个产业，这边搞房地产，那边可能在搞百货商店，还有一边可能在搞一个什么工业制造业。比如美国的GE。GE差不多5000亿美元的资产，里边有银行，也有房地产，也有发动机、造飞机发动机的，还有电子制造业的等等。相当于集团管着几个方方面面。他控股，他直接一直管下去，形成一个伞形的控股公司。这两种公司，不管是产业类的还是伞形控股类的，一般都是叫做资本投资公司。

讲到这里就可以分析一下国资委的一百几十个集团，基本是伞形的或者产业类的公司，都是资本投资公司。现有的300多万亿国有资产，资本运营公司的资本金不到1万亿，很小，有等于无，不起什么重要作用。是不是就落实好了三中全会精神呢？三中全会召开已经8年了，怎么还没把这个体制调过来？总之，这是资产管理转变为资本管理的一个重要的改革方向。